

陪他走過生命旅程的最後一哩路

臺北市立萬芳醫院¹教學部²內科部³精神科
曾則皓^{1,2} 邱一航³

在院方的安排下，我們利用一天的時間進行護理職類的跨領域實習，實地緊跟著完成白班工作。陰雨多日的台北難得放晴，病房忙中有序，臨床工作鐘擺般不斷推進。用過午餐後，準備回到病房，心中正溫習著要問新病人的入院評估項目。然而，一進到病房，正忙碌著的學姊便告訴我：「學弟，剛剛有一床病人突然expire了，我們要跑接下來的流程，你可以一起跟著！」

往生的是一位伯伯，跟著學姊來到病房，病人妻子正趴在剛停止搶救、逐漸冰冷的遺體上痛哭，一旁的兒子神情哀慟，但仍強打起精神、聯繫病人身後事。即使是在一年半的臨床實習過程中，已看過數次的情境，卻還是第一次以護理人員的角度參與，頓時亦有些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該如何在情緒最強烈的時刻陪伴著家屬。不以空洞的言語安撫，學姊和護理師們先帶著妻子離開病房，為她搬來椅子，找到較少人經過的角落給家屬釋放情緒的空間，陪伴她慢慢穩下情緒，並且解釋接下來醫療端的流程安排。留在病室內的我們在拆除身上的點滴、導管、擦去血跡後，將病人肢體擺正、闔眼，邀請病人兒子回到病房為伯伯擦澡、更衣，讓伯伯舒舒服服的踏上最後一段旅程。在擦澡、更衣的過程中，我們仍然以對待生者的方式關心伯伯、讓伯伯知道接下來醫護人員要做些什麼事。僅僅只是幾句耳邊的：「伯伯辛苦了喔！」「伯伯沒事的，不痛了！」看似微不足道的話語，旁觀的我卻明顯的覺察到家屬肢體的緊繃逐漸釋放，不知所措的神情亦已消

失，彷彿回到過去幾週住院過程裡，每天照應摯愛的家人洗漱起居的日常。為病人換回便服後，蓋上棉被，梳理頭髮，伯伯好像只是靜靜的睡著了，沒有痛苦、沒有病魔，等待著人生旅途的最後一站。最後，護理人員們整理完畢，把最後的時光留給妻兒，他們回到床邊，握著伯伯的手，約定來生、一定還要再做眷屬。

在醫護團隊忙碌的一天中，這些程序不過是佔用未足半小時而已，卻對於家屬來說意義非凡。讓病人走的有尊嚴，也讓家屬有充足的緩衝空間消化悲傷。遺族的悲痛需要許多時間才能沖去，臨床端所能做到的僅是這漫漫長路的一隅，但希望透過一點努力，讓離世的情境不是停留在搶救當下的焦慮、也不是臨終前插滿管路的煎熬，而是在關心與溫暖簇擁中，和病苦道別。由生至死，也期許自己未來能記得今時今日的觸動，時刻做病人在生死之界的嚮導與良伴。✚

